



徐鲁《著

学人文丛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CHONG FAN JING DIAN

YUEDU ZHIXIANG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二輯

重慶市圖書館

重返經典閱讀之鄉

重慶市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

CHONGFAN JINGDIAN
YUEDU ZHIXIANG

《
线
索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 徐鲁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8

(学人文丛)

ISBN 7-5320-7387-4

I. 重... II. 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56266号

学人文丛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徐 鲁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91,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7387-4/G·7523 定价: (软精) 18.50 元

目录

辑一 述怀

- 2 百年苍茫
- 4 旧书故事
- 11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 22 说吧,香格里拉
- 30 生活从读书开始
- 33 “每天只写一行”
- 35 普希金:俄罗斯的管弦乐
- 38 我们这代人的英雄梦
- 41 “我要读书”
- 45 童年的读物
- 47 佛罗伦萨碎片
- 60 眷恋与怀念

辑二 谈片

- 64 书评的光荣与辉煌
- 72 “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摘取更多的雏菊”
- 79 樱桃时节
- 84 小花园和野孩子
- 87 并非仅仅是怀旧
- 91 他生来就是作家
- 94 大自然的诗人

辑三 补读

97 “我是编辑”

106 他所攀登的山脉

115 一信之缘

118 “让生活更纯净些”

124 《徐迟报告文学选》编选后记

129 《曾卓文集》：诗与真的碑铭

132 寻找散文的“点金术”

136 小草还在歌唱

142 悬问与沉思

146 千年之后说韩柳

152 润泽与沉醉

156 栌树底下好读书

160 沉醉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164 书比人长寿

169 英诗的辉煌

171 理想主义者的舞蹈

173 诗人的火柴是怎样擦燃的？

176 海涅的桂冠和济慈的夜莺

179 《为往事而歌》序

辑四 寻梦

- 184 在温婉的江南故事背后
- 192 再来一次童年
- 195 小书有小书的美
- 198 《金笛丛书》序
- 202 幻想·童话·现实
- 206 这代人的梦想
- 212 当心那些温柔与快乐的陷阱
- 215 舐犊情深
- 223 干杯吧!拉封丹们
- 227 郭风的创作资源和文学气质
- 233 世界上没有渺小的体裁
- 238 成熟的风度
- 254 “新潮”的个性

- 262 后记

竟半，來既的即慕，最母。精定由資出了漸奈，蘇軒的以天
張人，候將的越平

辑一 述 怀

的將全可出，將新由而式半式以將付。並國由張益其一最致
空素由腐飯代呈吞與呈，與將大已將諸大由資潤守出，學美味學香

百年苍茫

这是一片深沉的黑色。仿佛黎明前黑茫茫的大地旷野，有着无边的神秘，充满了出奇的寂静。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不可抗拒的。看，从那遥远的、若有若无的地平线的深处，从那东方的群山背后，已经闪现出了一道微茫的、白色的曦光，那正是新的黎明即将喷薄。而太阳，正从沉睡的山脉那边，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滚动在朝向我们的路上……

这是一片苍茫的幽蓝。仿佛亿万年无语的沧海，把它全部的哲学和美学，把它所有的大混沌与大深奥，呈现在星月遁隐的夜空之下。渊深的底层似乎埋藏着惊涛与巨雷。而从墨黑向着幽蓝转换的过程中，时间仿佛已经静止，一切，都在混沌中完成。可是，你听，从墨黑的时间深处，从遥深的沧海底层，是什么声音正在飞向我們？啊，那是凄厉的海燕的高歌，仿佛从缥缈的宇宙、从久远的年代和世纪里传来的声音，那么响亮，那么尖锐，那么急切。是的，这是海燕高歌着向我们飞来，飞越过这片苍茫的灰色，飞越过这片静止的幽蓝。它的黑色的翅膀上，仿佛还带着炽亮的闪电和火光，时隐时现，似近又远，驱逐着晦重的夜色，划破了静止的时空……

啊，百年中国！百年中国文学！悲欢离合，长歌当哭；欧风美雨，内忧外患；多少欢欣，又多少痛苦？百年沧桑，天地激变，一代代文化英才所走过的世纪之路，惊心动魄，荆棘密布。

那么，就选择这一片深沉的黑色和这一片苍茫的幽蓝，来作为这百年文学长卷的背景吧。这是所有盗火者、拓荒者、垦植者、泅渡者和殉道者的苦难的生存背景；这是所有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和批评家思想、歌哭和拥抱过的命运。

让那遥远的、灰色云层的空茫处,透露出上一个世纪末的惨烈的晚照;让那黎明前的大地尽头,闪现出新世纪的不可阻挡的曙光;让那划过如磐的黑夜的闪电和白光,照耀着所有的文坛勇士战胜苦难,奋勇前行,渡过所有沉闷的年代的层层迷茫。光明在前,大路在前。海燕的高歌和它那如同黑色的闪电一般所向无敌的翅膀,已经冲破了最深重的黑暗,正在引导着所有的夜航者劈开滔天的巨浪,越过茫茫的广袤和渊深,而驶向又一个世纪的彼岸……

——啊,是一种崇高的激情在驱使着我,关闭了室内所有的灯光,把这《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11卷大书的全部黑色的外封一一拆展开来,铺成了一条黑色的长卷。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百年文学沧桑的深沉的长卷。这一条有着粗钢骨纹路质地的、墨黑色的长卷,让我感到了整个世纪之路的起伏、曲折、庄严与坚实。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我的灵魂仿佛也化入了这一片深沉的黑色之中。我似乎听到了那从遥远的世纪初叶,肩负着文化的启蒙与传承的使命,负载着历史的重托,忍受着灵魂的救赎与自救的煎熬,一步步跋涉和泅渡过来的一代学界巨擘和文苑英华的呐喊之声与悲壮的心跳。而在这黑色的长卷中间,海燕的巨翅,正和那一条透过了历史云层的炽亮的光带一起,划过夜色,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书房,使我的灵魂颤动不已,使我的眸子里无声地噙满了热泪。就像里尔克所说的,“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我知道,这是一种对百年沧桑的敬仰感在命令我,向着那些蒙受了无数的苦难、又创造了不朽的辉煌的人们低下头颅。

(此文为华丽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装帧设计而作)

旧书故事

书有自己的命运。那些历尽沧桑而幸免于难，带着满身的历史风尘和时间的创痕仍然流传在一代代读者手中的旧书，是幸福的。它们经过了许多人的手，也许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挺括和洁净，但书香未曾泯灭，相反却于沧桑之中透出一种古旧的芬芳。是故，查尔斯·兰姆说，一个真正的爱书人，只要他还没有因为爱洁成癖而把所有的老交情都拒之门外，那么，当他从公共图书馆借来一部旧的《汤姆·琼斯》或是《威克菲尔德牧师传》的时候，无论这些书上有着怎样污损的书页和残缺的封皮，它们对他仍然会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和亲切感。它们的破损只在于表明：肯定有无数位读者的拇指曾经伴着欣悦的心情，一遍遍翻弄过这些书页；也许它还曾经给某一位贫穷的缝衣女工带来过欢乐和幻想……在这种情景下，兰姆说：“谁还会去苛求这些书页是否干干净净和一尘不染呢？”

是的，新书有新书的美感，旧书则有旧书的味道。有人认为，书上有了尘埃便是荒废的表示，其实未必如此。一本书诞生于世上，正如人生天地之间，它必须与所处的生存境遇相抗衡，它必须与时间拔河和赛跑。如此说来，它焉能不领受历史的风雨和时间的尘埃？我倒宁愿相信，一本好书，它是具有足够的力量和光芒穿越汗漫的岁月，照亮深远的时光隧道，最终达到永恒和不朽的。人是脆弱的苇草，而书却能够比人长寿。乔治·吉辛每次检视自己的书架时，都会想起“兰姆的褴褛的老兵”的说法，并且相信，一本书只要还没有彻底松散，即便它的外形留下了什么破损的痕迹，那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它们的“气味”——例如伟大的剑

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每一次都能把他带到遥远的往昔，带到他还未长大、还未能读懂此书之前。一生都在贫穷中挣扎的吉辛，也是一位偏爱旧书的人。他认为，所有的旧书都可能带着“昔日风尘与艰苦的回忆”，而且，越是那些“老古董”，其价值越是无法估量。“先驱者的事例——在人们心中燃起了神圣的火焰，那是永远扑灭不了的。”他说。

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的结尾，一个人物对主人公威廉这么说道：“时间是美好的，我仔细瞧你，不免好笑，在我看来，你好比是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出去寻找父亲的驴子，却找到了一个王国。”那些喜欢旧书，常常去公共图书馆借阅旧书，并且乐于去古旧书店淘书的人，其实也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们在借阅或淘得一本心仪的旧书的时候，除了旧书本身，往往还会碰上意外的收获。这种收获决不仅仅限于“书皮里的世界”。那也许是与旧书俱存下来的久远的岁月的馈赠，或者是新的时间的切片在某一个场合被读者不经意地夹进了旧书之中。它们与旧书连为一体，彼此关心，相互映照，成为一种生命与思想的延续。吉辛在他的随笔中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关于旧书的故事：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有一天，他忍着饥饿，用本来准备买午餐的六个便士，从旧书摊上买回一部罗马抒情诗人蒂布拉斯的传记。他发现，在《蒂布拉斯传》的最后一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这样一行小字：“1792年10月4日，柏列基记。”就是说，这本书从有了这行小字起到流落入吉辛之手已经近乎一百年了。一本只有六便士的廉价旧书，带给了一个爱书人无限的想象：“或许，这是一百年前的某个穷学究，像我一样贫穷与渴求学问的人，用自己的血汗钱购买了这部书，并像我一样爱不释手地阅读过它。”“或是在寂静的树林中缓步沉思，想着那些配称为聪明、善良的人和事。”在这样的想象中，蒂布拉斯的诗句

使吉辛觉得，“他比罗马文学中任何别的诗人都更令人喜爱”。吉辛也由此想到了自己更多的旧书，也是用同样的方式买来的，“把书从架上取下一本来，便意味着要开始回忆了——多么生动的回忆——回忆那次斗争与那些胜利”。吉辛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对我来说，金钱并不代表什么，除了用以获得书本外，再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关心的了。”

以书为友，每个人都免不了会有种种奇遇。我想到了自己的那些旧书和夹在发黄的书页中的故事。它们没有吉辛的奇遇那么年代久远，但却一样带着昔日的风尘，令我产生无边的想象和回忆。譬如我买的那本三联版旧书《英美文学散论》（朱虹著），里边就夹着一张读书卡片，上面写着一首小诗《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它不会与任何感情混同。/你不必小心翼翼地用皮衣/裹住我的肩头与前胸。/你也不必倾诉/初恋时的衷情。/我是那么熟悉/你那顽固的、贪婪的眼睛。”这娟秀的字体使我想象着：写这首小诗的人，也许就是这本《英美文学散论》原来的主人，那个写在扉页上的名字“胡怡”，也许是个女孩？那么，这首诗是她自己创作的，还是从哪里抄来的？她是要把它写给谁呢？她是正处在热恋之中，还是已经尝到了失恋的滋味？她所“熟悉”的那双“顽固的、贪婪的眼睛”，给她带来的是痛苦还是欢乐？我还想到，能够购买和阅读《英美文学散论》这样的书的人，肯定是具有一定的文学品位并且是一个爱书的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本书流落到旧书铺里来了呢？……再譬如，我仅仅用了三元钱在一个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民国十九年开明版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巴金译），书扉上写着这样一行小字：“意外之获，欣喜若狂。这是余所藏之第一册有价值之旧版书。”另外还有三个不同形状、不同主人的印章。我于是推想，这本年代久远、纸页发黄的老

书,该是几易其主,才到了我的手中?那么,又是什么缘故,使幸得此书而且“欣喜若狂”的那个人没有保住它,又一次让它流散到了旧书店里来了呢?假如不是碰上了我这样的爱书人,这册古老的《丹东之死》还将去经受什么样的命运呢?

威廉·布列地斯曾经列数“书的敌人”有蠹鱼、野鼠和家鼠、水、火、尘埃,甚至收藏家等等。但他似乎忘记了,书的最大的敌人乃是书本身。我是说,凡是有思想、有分量的书,都必然具有一种天赋的悲剧气质,它们的性格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因为富于思想,并且具有散播思想的力量,它们将会无一例外地直接招致独裁者、专制者、愚昧者乃至神权、王权的毁灭。我的手上就有这样一册“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旧书。那是徐迟先生40年代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美文集》。其中写到了罗曼·罗兰。战乱的炮火和时间的烟尘没有毁坏这册旧书,但到了十年浩劫之时,这册旧书却未能躲过这场灾难。它的许多书页上被审查者画上了一一条条粗暴的黑线,写下了一段段愚蠢和粗野的批语。而且关于罗曼·罗兰的那几页,不知道是出于专制者的仇恨还是惧怕,总之是被粗暴地割裁掉了,或是凶狠地撕去了,也许已经撕成了碎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割裁和撕毁了一册小小的《美文集》,怎能够使罗曼·罗兰的名字从世界上消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思想者留在书页里的思想,正如播种者撒在大地上的种子,只要还有春风吹拂,那无限的生机,谁能绞杀和遏止?当劫波度尽,大地回春,“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美文集》又回到了温暖的人间。只是,它已经带着满身的创伤,足以成为一段苦难而屈辱的历史的见证了。90年代初,这册纸页发黄、历尽沧桑的老书到了我的手上,出于善待旧书的心理,我想方设法,通过西安的一位现代文学爱好者、已故藏书家梁永先生的女儿钟光珞,找到了另一本完整的《美文集》,复印出

了那被撕去的几页，补入残书，使之成为“完璧”。然则留在书页中的历史的疮痍、思想的伤痛，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翻阅旧书，我们有时会看到和想到那些历史的、群体的灾难与记忆，更多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则是一些个人的悲欢、一己的生命的踪迹与沧桑的碎片。在历史学家眼里，它们也许进入不了“历史”，但它们在不经意间被写书人或阅读者完成了，并保存了下来，它们将和旧书一起，去引发后来人的新的思考与想象，使他们得到新的发现。我翻阅着书架上的一些旧书，就常常获得这样的发现。例如在一本 30 年代商务版的旧书《歌剧素描》（徐迟编译）里，我看到了散文家何为先生的字迹，看到了他在阅读时忍不住划出的一条条欣悦的竖线。两位散文家心心相通，原来早在 30 年代就开始了精神交流。北京的友人谭宗远送给我几册 1962 年作家版的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我看到，这几册旧书的扉页上都盖着“李作鹏”的藏书印。60 年代我国出版的爱伦堡的书上都印着“供内部参考”的字样，可不只有李作鹏这等人物才有资格看到爱伦堡的书吗？然而，有朝一日华筵散尽，即便是无辜的好书也会不幸而受到牵连，最终只能游走出历史舞台的中心而散落到了地摊街头。不亦悲夫？徐迟先生送给我的一些旧书中，有一本 1980 年上海文艺版的《怀人集》，这是老诗人臧克家在新时期之初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当时并未细看。徐迟先生去世后，我整理他送给我的什物，无意中翻开《怀人集》，发现了臧老在扉页上亲笔题写的一首小诗：“新出这本书，欲寄无处寄。忽得红楼论，立即提起笔。年来音书断，相念无时已。勤奋与日增，写作不后人。情况大好转，足慰故人心。克家 1980 年 9 月 16 日。”诗虽近似打油，却道出两人当时的交谊之厚。它使这本《怀人集》变得更加珍贵，并且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好书的本身都具有悲剧气质，然而它们在流播的经历中却也偶有喜剧的插曲。“书有自己的命运”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那就是：“书虽有自己的命运，却要看读者怎样对待它们。”我在散文《二十年前的风琴声》里写到过一件小事：1982年我大学毕业回家的途中，不幸丢失了一纸箱书籍，其中有一套1978年人民文学版的11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淡绿色的封面，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起，都不禁怅然和心疼。然而我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当我重返故地，偶尔走进一家旧书店翻看旧书时，有几本封面装帧极其熟悉的旧书，一下子闯进了我的眼帘。它们是1982年人民文学版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缪塞著，梁均译），1979年少年儿童版的《木偶奇遇记》（科罗狄著，徐调孚译），1972年人民文学版的《高玉宝》等。我当即毫不犹豫地买回了它们。回家看时，突然发现有些眉批字迹似曾相识，及至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正是十几年前我自己的藏书——一个穷大学生用省吃俭用的钱一本本积攒起来的第一批文学书。那每本书上都留下了我年轻时的字迹，留下了按我当时的理解而划下的一条条喜悦的波浪线。可以想象，意外地与自己丢失的书籍相遇，而且是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之后，我当时的心情有多么激动。我想到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奇迹。这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伟大的、善良的精灵在召唤着我，去找回我那从未割舍的青春时代的旧梦。这几本旧书，也许正是仁慈的幸运女神的恩赐——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报了我这么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对于书的热爱、对于文学和知识的苦苦的追寻……在那次奇遇之后的许多时候，我专门又去过那家旧书店几次。我还幻想着，也许我还能再见到我的11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哪怕只见到一两册也好。但莎士比亚最终还是没有露面。也许，他已经知道我的书架上已有了崭新的两套、两个版本的

《莎士比亚全集》了。不过,他没露面我也不再有什么尤怨了。因为能够见到我的缪塞、科罗狄和高玉宝,我已经很庆幸、很满足了。

伊林在《书的命运》里曾如是写道:“每一本传到我们手里的旧书,都像是从波涛汹涌的历史海洋里渡过来的一只纸船。这样的船在航程中是多么危险啊!它是用脆弱的材料做成的。不是火,就是蛀虫,都可能毁灭它。”即便是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难计其数的好书得以保存和流传了下来。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书的所有敌人——蠹鱼、蛀虫、水、火、尘埃乃至一切焚毁和剿杀书籍者,在书的流传——亦即思想的播散面前,都将是虚弱无力的。不错,书有自己的宿命,但是,书,也有使自己归于永恒的法力。是故,犹金尼·孟德雷这样感叹:即便是亚历山卓城图书馆被焚,希腊文学的四分之三被付之一炬;今日的一片大火,会使无数的诗毁灭殆尽;诗的花园,被风暴所袭……但最终被摧毁的,只会是那些迎风媚俗的诗,而更多的书,更多的诗集,将会流传万世而不朽。——保护那些古老而伟大的书不受伤害和毁灭的,不会是别的东西,只是所有写书者、读书者和爱书者对于书的无限热爱与崇敬。